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WENGYI CHUBANS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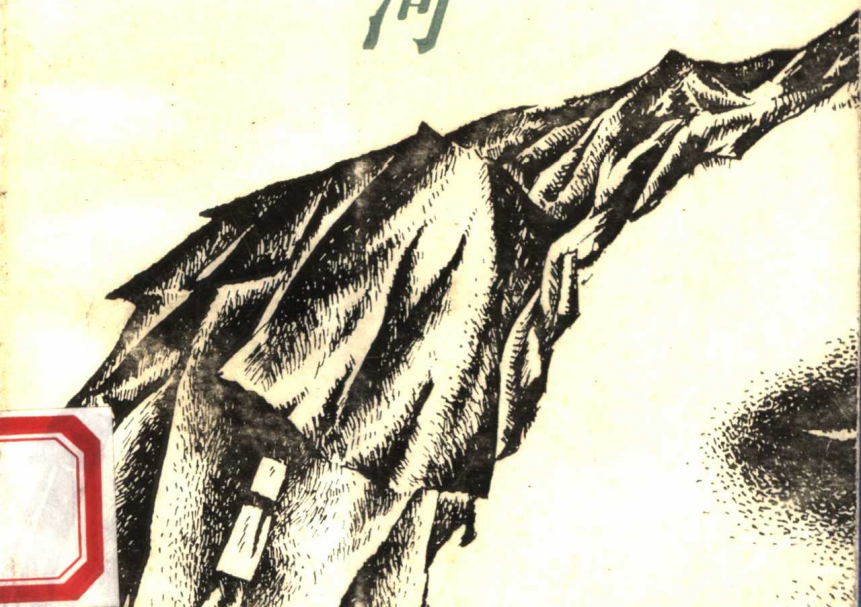
曹玉模 著

故乡的酒河

GUXIANG DE JIUHE

CAOYUMO ZHU

整个村子，一条河岸，到处笼罩着淡淡的酒香，铺晒的酒糟，也升腾着令人醺醺然的酒味，多数人都善于饮酒，常有酒徒饮量过大倒于路边，哼哼叽叽，撒疯骂座……



故乡 的 酒 河



曹玉模
著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姜金城

封面设计：周艳梅

插图题花：王红斌

故乡的涸河

曹玉模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1/32 印张 7.375 插页 4 字数 111,000

第1版 199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1261-6/I·974 定价：6.9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有风格的散文集。

风风雨雨的生活，让我们领略了人生的艰难与困惑，也让我们获得了风雨过后阳光下的喜悦和欣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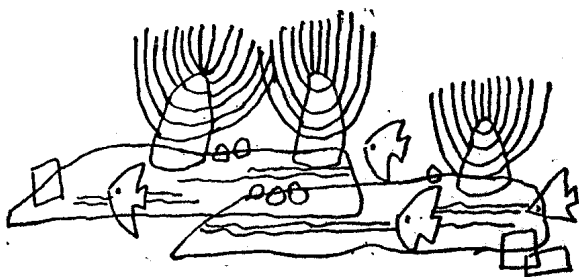
故乡的风情，是令人难忘的，在记忆的长河中，永远闪着深情的浪花；异国的景色，是令人惊叹的，在广阔的视野里，永远凝满历史的情思。

质朴，深沉，燃烧着炽热的爱，展示心灵的渴望和人性的尊严；仿佛踏着落叶与积雪，找回了属于时代也属于自己的生命的春水……

• 目 录 •

外甥从美国归来	1
阿兵哥的酒与画	8
少小离家老大回	19
第一次归来	33
村里飘来“华盛顿”	46
家庭过日子	57
故土里的碧绿春	67
猴市	70
“风景驴”	81
动物忏悔录	91
兔、龟、作家	101
漫步金字塔旁	105
尼罗河畔	110
在原色木板墙房子里	116
博士导游	120
尼罗河文化现象	125

故乡的酒河	132
过雷官集	138
地下有条温泉河	145
淹不没的螃蟹地	150
朱元璋留下的财富	160
故乡井	166
啊！梅花垄	170
故乡风景树	175
滁州森林公园	183
古老的茶城	189
来自特区的少女	195
投稿趣谈	199
守财奴断想	209
锻友	218
丐帮	225



外甥从美国归来

已经入了美国籍的外甥Phi.K.Lu教授应中国科学院邀请回国讲授天文学，住进合肥一座大学的专家楼上，因我也住在该市，作为舅舅当然很高兴，一有空就去看他。一次我发现他的会客室茶几上，放着从街头买回来的烧饼、狮子头、桃酥等普通食品，包装这些食品的粗麻纸浸透了油渍，开始我以为这是他离开祖国几十年出于对家乡食品的贪爱，当零食买回来吃着好玩的。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我邀请他来家吃饭，本是事先约定好的，除他还邀了几个在合肥与他沾亲的陪客，时间已到十一点还不见他的踪影，由我精心设计的一道道菜，全都做好端到桌上，散发着令人垂涎的香味，一急之下我就要了辆计程车直奔大学专家楼，推开门，他独自

一人坐在沙发上正喝着他从美国带来的咖啡，吃着那已经不脆不香的烧饼，看我气喘吁吁进了屋，似乎才想起早几天的约定。

“五舅！真对不起，利用星期天为学校天体物理中心安装一台天文镜，把这件事忙忘了！”满脸愧意，说着就抓起一件红色外套钻进计程车，为消除我的抱怨情绪，向我解释：在美国几十年，中午饭都是这样草率对付的，一杯咖啡，几块三明治、香肠什么的，把肚子填个“八成饱”，休息片刻就又接着干活，只有晚上回家吃晚餐要认真一点。

“早上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吃少。”我用中国的健身指南说服他，回国虽说是当客座教授，但也不是三两天的事，饮食还是马虎不得的。

到了我家，请来的陪客早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他毫不觉察也不顾及他们的情绪，只是呆呆地凝视着那桌上摆满了的烹、炒、煎、烩的庐州烤鸭、曹操鸡、清炖甲鱼、红烧鲫鱼……可算是色、香、味俱全，当陪客端起酒杯向他表示欢迎归国任教时，他却走进厨房拿来一只大碟，把筷头倒过来选那对味的菜，一样夹几块放在碟子里，嘴巴边蠕动边埋怨我：“五舅！你一个月不就拿一百多元人民币薪水，干吗摆这样阔气，这

么多菜吃不完岂不浪费？”我说：“吃不完可以留着下顿吃！”他眼睛一瞪：“呸！这被筷子搅得乱七八糟，烂稀稀的，还能留下顿吃？如果晚餐还在你家吃饭，我是不吃你这些剩下的东西！”

我刚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埃及、阿尔及利亚回来不久，很熟悉外国人就餐方式，对着几位陪客的惊疑眼光只好做了解释，他虽是出生在中国，但在美国蹲了几十年，吃饭的观念已和我们大有区别。陪客拘谨起来，草草应酬了事。

在这之后，大学校长、系主任、教授……也开始请他吃饭。不久，省长、外办、侨办也请他吃饭。教学空闲，还要我陪他回到他的出生地去看望他的弟妹，去凭吊他的父母坟墓，沿途经过地县镇乡，家乡父母官觉得在他们管辖地区出了个天文物理博士，又是从美国应聘回来的，对他显得特别热情，凡是经过的地方，都免不了受到隆重招待，天天、餐餐，少不了八大盘八大碗，多是颇享盛名的佳饌珍肴，主人为他一个人总要凑齐一桌陪客，开始还很彬彬有礼，几杯酒下肚，也就放荡自如，好听的劝酒歌，逼人的喝酒话，连同阵阵烟云都喷向他，一餐饭要吃上两个小时，最后多数是酒醉饭饱，杯盘狼藉，而他总是皱着眉头向我说：“看起来回来最使我疲倦的是参加宴会了！”

宴会后，还常常听到因为宴请他给别人带来麻烦，省侨办在一家宾馆设宴招待他，看他倒过筷头去夹菜时，一位副省长连忙吆唤服务员再给他另送一双筷子，服务员因忙别的事没听见，后来遭到宾馆经理的斥责。他感到很不安，临走时悄悄向那位服务员塞了五元美金小费，未想到又遭到她的拒绝，把钱又扔给了他，弄得他回到专家楼一夜没睡好觉。回到县里，县外办为宴请他，三天前就忙开了，领导指示一定要有螃蟹，但当时已接近初冬，“菊黄蟹肥”的季节已过，螃蟹都钻洞冬眠，但领导的意图不能忤逆，只好派人四处采购，连跑了很多地方都没买到，最后还是由一户养殖场派人到塘里捕捉到几只，蒸熟了端到桌上，他对着那伸腿翘脚的金戈铁甲，不仅不会吃，还有点害怕里面有寄生虫，受过污染，只勉强地吃了一点蟹黄而丢弃了大部分。事后他又感慨地说：“吃一餐饭何必这样大动干戈呢？没有螃蟹招待我，难道我回到美国就以此把中国说得没有礼仪，穷得一塌糊涂吗？真是心理太脆弱！”

他还了解每次请他吃饭，陪客的层次很有讲究，连坐次也要事先安排好，谁坐在什么位置都要写上名字。“吃餐饭要花费这么多脑筋真划不来。”

由县回到乡，乡下人更好客。

为宴请他，乡里专门开了一个会，研究如何拿出几样有地方风味的菜，光“猪八样”是不行的，要有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绞尽脑汁想起：该镇有家餐馆是个体户开的，号称狗肉大王，近十年以专卖狗肉赚了大钱，其中最特色是青蒜凉拌狗肉丝、狗肉汤，曾得到很多来这里视察、出差的省、地、县干部好评，为招待美国回来的天文学博士，少不了这地方名优特产，宴会开始前，外甥一听说桌上有狗肉，他立即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脸色铁青：“吃狗肉？太残忍了！我是美国一个州里的动物保护协会会员！”瞬时间，在他眼前那些丰富的菜肴似乎都染上狗肉的血腥，宴会刚开始，他就宣布退席，弄得陪客的个个尴尬不堪。

由镇乡回到他出生地。他一再向他的弟妹申明：随便做几样清爽素菜，不拘任何形式，也不要邀请陪客，让他自由自在地吃几餐饭，弟妹表面上也点头答应，但是清早他还没起床，一碗热腾腾的挂面包裹着三个汤心蛋，就放桌上，他这边在吃早饭，那边几家亲戚却聚在一起争着要为他准备中饭、晚饭，这家说：“他多年没回来，到我家哪怕喝口水，也算是领了我的情！”那家说：“几十年没端过我家碗，这次回来哪怕到我

家端一下碗也算给我点面子了，不去不行！”最后他只好挨家去应酬，一坐上席就声称最近吃的多，有点闹肚子了，亲戚也不好过分劝他，他坐在一边，瞪着眼睛看乡下人大口喝酒、大块吃肉，狼吞虎咽，他倒变成真正的陪客了，宾主颠倒。

从省到乡，有多少陪客？他渐渐从中悟出道理，他很懊悔为什么要从太平洋彼岸来充当陪客？

除此之外，在乡下每吃一餐饭，乡下散放着的猪、乱窜的狗、贪嘴的猫、拿爪子划食的鸡，桌上人在吃，而它们却在桌下抢食肉骨鱼刺，不时互相发生火并，打起来，咬起来，没几天，他的一条高级裤子沾满了油污、泥水。一天，他突然很生气地对我说：“五舅！都是你说什么入乡随俗，瞧！我的肠胃真的出了毛病，快陪我上厕所！”

刚好那几天气温转冷，天空飘起雨夹雪，乡村虽然盖了很多的双层楼，但都缺少卫生设备，还是使用土厕所，又没篷顶，蹲到里面头上挨雨雪淋，屁股招冷风吹，他不堪忍受地问我：“……五舅！你说我这次回国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我笑着说：“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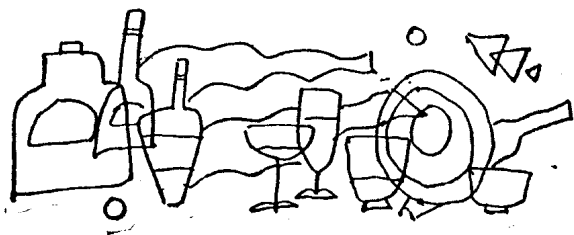
“对！真没想到，大汉民族还是只想到吃！”

吃！吃！你说我们从省城到乡下，看到的哪家宾馆、饭店、餐厅、食堂，不都是座无虚席，除此好像什么也没想到，你看，在乡下就连与‘吃’紧密相联的‘屙’也没想到，实在使我感到可怕！”

我无言以对。

1989年3月于合肥





阿兵哥的酒与画

胞兄玉杞从台湾归来，飞机在骆岗机场降落已是晚上八点，经过办理入关手续，等取行李，回到我的住处快到十点；中午他在香港转机前给我来过一次电话，说他已吃过晚饭。所以到了我的住处，被四十多年重逢后的喜悦心情激动，只顾谈话，忘记问他是否再吃点什么。快到一点了，他忽然扬起眉头：

“呃！有酒吗？四十年没喝过安徽酒了！”

我连声说：“有！有！有！为你准备了古井、口子、醉翁、太白……还有家乡来安县的碧绿春！”边说着边拿出一瓶碧绿春，又弄来几碟小菜，兄弟对酌。一个在人生沼泽里跋涉多年的台湾阿兵哥（这是台湾人对从大陆撤退去的官兵统称），见过各种光怪陆离的生活，在故乡酒的面前却

显得那么腼腆而又敬重，像个孩子似的，用颤抖的手端起杯子，先是挨近嘴唇抿了一点，啧啧有声，然后呷了一口，仰起下颏，赞赏地说：

“哼！有茅台味道！有茅台味道！”

我忍不住想笑，嗜酒如命的人，竟然变成外行；十元一瓶的普通烈性白酒怎么能与时价一百多元的茅台相提并论。此话要是给来安酒厂厂长听见，他会拍摄到广告里。我笑着向他解释，他说：我哪里知道茅台什么味道。到台湾几十年只喝过一次从大陆偷运到台湾去的“茅台”，花掉好几千元台币，后来有人说那是假酒。为了不想再上当，平常只喝绍兴黄酒，也有洋酒，都是酸酸的、麻麻的、甜甜的，早忘记大陆白酒的味道。

由酒谈到离别，谈到他去台经历。他是一九四九年三月跑到上海，通过老乡关系好不容易在由淮海战场溃退的装甲兵团里补上个上等兵；那时装甲兵害怕共产党混进去，为肃整队伍，对补充新兵严加检查。一天凌晨，他被紧急集合的哨声催到操场上跑步。那边兵团里的政工人员进了他的宿舍，床铺上下，箱里箱外，全抖得个底朝天，连一条短裤头或一张纸片都要翻来覆去检查。如果发现一点点可供怀疑的蛛丝马迹，轻则撵走，重则枪毙。还算好，在他

的床铺上什么也没发现，只找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放着他高中毕业证书，国民党县政府一张委任状，还有几支画笔和一本芥子园画谱。到了台湾，连队里缺少文书，才把他由上等兵提升为中尉，四十岁了，还是胡子中尉。一天，上级送来一张表要他填写，说他在大陆上曾干过地方县政府科员，要派他去金门前线参加反攻大陆后的县长训练团，一旦大陆光复，就是县长；他知道这是黄粱美梦，变相送到前线充当炮灰。他拒绝填写，不久，退役通知书到了。

这时，发财的富商、官员，都嫌那向有“雨港”之称的基隆，一年有二百多天下雨，潮湿、阴霾、霉烘，纷纷举家迁到台北、高雄、新竹等地，留下许多破败的木板房子，他买下一套，靠近海边，就在那里定居下来。说是雨港并不确切，完全是海浪激起的水花，潮汐带来的水雾，反正家里买来的木耳、香菇，当天吃不完，过两天就发霉了。衣服被子也是终年湿叽叽的，潮润润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坐在家里总感到心胸压抑、情绪忧郁，头晕脑涨身子软。于是，酒，就少不了啦！养老金有一半送给山下一家自称是绍兴咸亨酒家后代开的酒馆。别的阿兵哥退役后去拾破烂，收购废品，做小摊贩，开老兵茶馆，去女郎应召站跑腿……不久都发了财，买房地产，开工

厂，倒股票，去欧美……而他任啥不愿干，拿出那布包里的画笔，摊开纸，就在家里画梅花，而且多是在醉意朦胧、醺醺然、飘飘然时候，画了一张又一张，心灵寄画，挥笔托心；故乡伯父家后院里那棵老腊梅，心中的记忆虽已模糊，仅凭意象；父亲种的那片竹林，好像老是在耳边簌簌作响；滁州醉翁亭那棵传说是欧阳修亲手栽种的古梅，也不时在心中泛起。与其是画画，倒不如是思乡情绪在宣泄。从纸上画到白绫布上，画过就摔。随着时间推移，儿女们都已大了，恋爱，结婚，另立家庭，有时他们回来悄悄带走几幅，事后又带回几瓶印有拿破仑头像的COGNAC HeNNessy 的 X. O，说是一瓶要值台币三四千元。

“啊！我的画能换洋酒喝了！”

有酒喝，画也多起来。

老乡、战友、亲朋怂恿他，基隆新造了文化中心，到那里开一次个人画展；“青荷叶画会”来邀他入会，这时自己才知道是画画的。画展开幕的那天，许多老乡来了，看着看着有人扭起鼻涕、抹起眼泪：“你个曹老四！把我们滁州、来安县怎么画得这么模糊？梅花有这样长的吗？根这么粗？梢子那么细？我家那梅花是一蓬一蓬的、密匝匝的，好多枝条！”还有的说：“我家门前的榆树、桑